

飞虎队和野猪队

FEIHU DUI HE YEZHU DUI

陈伯吹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赵大保是飞虎队队长，胡学武是野猪队队长。这两队孩子时常打野战，因此损坏了树苗、庄稼，甚至打破了学校里的玻璃窗。一位解放军叔叔以解放军和志愿军的优秀事迹来教育他们。后来这两队孩子就和好了。受到了解放军同志和老师的教育后，赵大保他们就捉麻雀、捕田鼠、积肥、养兔等等，胡学武他们就搜集废品、种向日葵等等，他们都搞得很出色。他们在劳动中逐渐增长了新品德。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一天，他们都戴上了红领巾。

飞虎队和野猪队

陈伯吹著

汪观清绘图 朱延龄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37（高） 开本737×1092 1/28 印张15/14 字数21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R16024·2458

定价：(4) 0.11元

天朦朦亮。

赵大保惊醒了。他記得，今天要起个絕早。只是眼皮搭拉着，腰痠，腿軟，肩膀上还有点儿痛，想爬起来，可又起不来。

“嘿，昨天一場大战，可叫‘野猪队’吃了苦头，哇呀呀呀地从树林子里逃出去，以后再也不敢来了吧。”赵大保胳膊伸出被窩外面，仿佛准备有人要来打架的样子。“他們再也不敢来拆坏咱校园的篱笆，欺侮咱一、二年級的小同学了吧。”

他伸了一个懶腰，又打了一个呵欠。“可是累得也真够呛！再躺一会儿吧。”

他哪里睡得着，脑袋里正轉着今天的战事。“一定得再从岡子上赶走他們！可是側面攻击呢？两翼包抄？还是正面突破？总要冷不防地猛扑过去，把那块高地占領下来……”

吁呂呂！吁呂呂！

赵大保一脚踢开被窩，跳下床。“这家伙，唢呐打得那么响，不怕鬧醒人家？”

他披上那件“叮叮当当”的“軍装”，来不及扣上釰子，推开半扇窗，探出大半个身子。“嘘！——小孙，我就来！”

他回头急急忙忙地套上褲子，边繞綁腿布，边嘀咕。“傻瓜，

还怕叫不醒，尽‘吁吕吕’的，誰听說過打仗的时候，大队长还会迟到？”

他戴上“軍帽”，一拉帽檐，几乎盖到鼻梁上。扑到窗子旁边，瞧一瞧下面沒有人，一縱身，跳落在地上，飞快地窜到稻草垛旁，听一听沒动静，才又从这个垛，窜到那个垛：这样地窜来窜去，象一只小老虎似的窜出了村子。

他一股勁儿窜到村子外边的板桥旁边，站定了，松了一口气，摸了摸“帽徽”、“肩章”，捫一捫左胸前的“勳章”，整了整領子，从褲袋里拉出一根旧皮带，打斜里一背，紙糊的双筒望远镜往脖子上一挂，又从桥墩旁草堆里摸出一把竹头削的指揮刀，往腰里一别。

远处几个村子里，隱隱約約地傳出了一声两声公鷄的啼声。

紅太阳正在东边地平綫上升起来。西边的几个山头，沉浸在迷迷蒙蒙、一片淡紫色的霧里，仿佛还没醒过来呢。

“正是突然襲击敌人的时候，把他們打个落花流水！”赵大保踏上板桥，望了望自己的倒影，穿戴得很整齐。“大队长可要有点威风啊！”

他迎着朝阳，跨着大步，向前走去，还没走到树林子口，孙奎和錢福早已迎了上来。

“报告司令員，队伍已經集合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”

赵大保装模作样地摸了摸嘴唇，仿佛那上面长着两撇胡子似的。“同志們，你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”

他們一前一后地走进了林子里。

赵大保抬起了头，向队伍扫了一眼，来回地踱了一遍，就算檢閱完毕。

他在中間站定了，挺起了小肚子。“同志們，今天又有一个新的任务，……突然……猛打！……猛冲！……勇敢！……有沒有决心？”

十二个小拳头举得老高，大声地回答：“有！”

赵大保瞧一瞧从他小弟阿兴那里借来的玩具手表。“准备！——出发！”

一队小战士从树林子里开出去了。

他們为了不让敌人发觉，打斜里从麦田里闖过去，直奔顧家宅前面的土岡子。

赵大保走在队伍的后面，忽然发现老远的岡子頂上出現了人影儿，一閃就不見了。

他不声不响地拿起望远鏡来，望了好几回，尽管模糊得連岡子也望不清楚，可是他想：“大队长嘛，能不用望远鏡嗎？”

在前面带着队伍走的孙奎，紧张地赶过来。

“报告司令員，岡子上已經发现了敌人！”

“唔——咱們迟了一步！”赵大保习惯地又摸了摸嘴唇。“你派两个得力的偵察員，去仔細偵察一番。”

一会儿偵察員回来报告。“岡子四周沒有动静，看不出有什么队伍的痕迹。”

赵大保点一点头。“敌人狡猾，躲在岡子背后。”

“他們埋伏下来，想叫我們挨打？”孙奎插了这么一句。

赵大保迟疑了一下，眼睛一瞪。“咱們必須夺下这块高地！保护学校和小同学的安全。再說錢家屯后塘边的枇杷快熟了，‘野猪队’一定不肯罢休，要来偷偷摸摸的！”

“司令員說得不錯，这岡子是个了望台，又是个堡垒，咱們非打下来不可！”二班长錢福說。

“最好把岡子前面的那条清水渠也夺过来，咱們把守在桥上，不怕敌人长着翅膀飞过来！”剛偵察回来的李小根指手划脚地說。

赵大保听着不做声。半晌，突然发出命令：“跑步前进！”

队伍一口气跑到岡子底下。

大队长又发命令：“臥倒！”

小战士們一齐扑倒在地面上，有的还躺在麦田里。

赵大保皺紧了眉毛，轉着念头：“側面攻击？两翼包抄？正面突破？……”

他一面瞧着岡子四周的地势，一面估量着岡子的高度，捏着拳头敲敲自己的額角，决定不下来。忽然咬了咬嘴唇，拔出指揮刀。“开火！——冲上岡子！”

孩子們大声地嚷着：“冲啊！……冲啊！……”

他們擎起长竹竿，橫着短木棍，舞动野藤条，一边乱扔泥块，一边跌倒又爬起地涌上岡子，象一群出窩乱飞的蜂。

赵大保和孙奎、錢福勇猛地带头冲到岡頂上。奇怪！他們沒遭到抵抗，也沒碰見一个敌人。

小战士们随后一齐冲上了岡頂，揮舞着“武器”，蹦着，叫着，庆祝胜利。

他們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忽然目瞪口呆，靜了下来，个个都象哑巴似的。

“噢，你們真勇敢哪！这一仗打得多漂亮！”

孩子們望着亭子前面的台阶上，金色的阳光里，笔挺地站着一位上校同志。

他高个儿，穿着綠呢的制服，帽檐上閃亮着紅星金边的帽徽，中間嵌着“八一”两个字，肩章上两条金色花边的当中，鑲着三顆耀眼的金星，胸前挂着两枚勳章，脚上套着一双烏黑发亮的长統皮靴。

赵大保看了看自己的“軍装”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不过，他一向敬爱解放軍叔叔，現在遇見了一位上校叔叔，格外有礼貌地跨前一步：立正，敬礼，然后笑嘻嘻地說：“叔叔，您早上好！”

上校同志也笑眯眯的，十分和气。“你好！你們都好！”

孩子們輕松了。岡頂上流动着愉快的空气。

上校同志看到赵大保的帽徽和肩章上的星，都是汽水瓶盖子剪成的；胸前挂的又都是鉄皮剪成的，連銅鈕扣、木塞子也杂七杂八的在里头，搖搖晃晃的挂了三排。心里不覺好笑，“多淘气的孩子！但是很可爱。”随即問他：“你，看来是个司令員？”

“嗯。”赵大保眯着小眼睛，有点儿得意，声音里带着笑。“是‘飞虎队’的大队长。”

“噢，‘飞虎队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赵大保觉得奇怪。“怎么当了上校，连‘飞虎队’也不知道！”就神气活现地说：“那，‘铁道游击队’不就叫做‘飞虎队’吗？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。那么，你们的敌人是谁？”

“‘野猪队’！”二班长钱福抢着说。

“是我们给他们起的浑名。”一班班长孙奎解释着。“他们十三



个人从新鎮下乡来，专干坏事情，野蛮不講理，就象野猪一样！”

赵大保接着說。“他們自己也承認这个名字。”

“噢，你們今天扑了一个空？”

“他們昨天在树林子里吃了敗仗，今天連这个岡子也放弃了。”赵大保滿口驕气。

“噢，这么說，他們怕着你們了？”

“也許是。也許不是。反正我們要提高警惕。”

“噢，”上校同志帶着笑，走下台阶来，一只手放在赵大保的肩膀上，亲昵又和气地說：“你这个大队长挺不錯！——”

“他勇敢，胆子大，領導我們打胜仗！”孙奎、錢福一同說。

“噢，你們說的是。”上校同志抬起眼来，望了望这个短小精悍、但是长得很結实的頑皮孩子說：“你年紀比我小得多，已經是一位上將了。我不过是个上校哩。你立的功劳也比我大，胸膛上挂滿着勳章呢。”

赵大保又害臊，又高兴，低着头，“吓吓吓”地笑。

孩子們也为他高兴，咧开了小嘴巴，互相瞅着。

上校同志抬起赵大保的下巴，眼睛盯着他。“噢，大队长，你說，这回打的是什么仗啊？”

“爭夺上甘岭！”赵大保一下子就說出来了。

“噢，是上甘岭爭夺战，可厉害！”上校同志撇着嘴，嘴角上露出調皮的笑。“那，你和你的同志們太辛苦，功劳也太大了。”

赵大保忙把帽子推一推正。“是，上校叔叔。”說着，笑了。

孩子們更加高興了，跳的跳，喊的喊，翻跟斗的，豎蜻蜓的……岡子頂上多鬧猛。

上校同志又在說話了。

“噢，志願軍在上甘嶺保衛祖國建設，保衛世界和平。你們在這個‘上甘嶺’干了什麼？”

孩子們一時回答不上，可是安靜下來了。

“噢，我猜想你們嘴裡不說，心裡頭是這樣想的：‘我們也愛祖國，也保衛祖國建設’？”上校同志睜着眼睛，疑問地望着大家。

孩子們都點點頭。

“噢，那麼瞧吧。你們究竟干了些什麼？”

孩子們瞧着四周和斜坡上一片被踏爛了的、踩斷了的、撞倒了樹苗，吓得發呆了。

上校同志還是溫和地、有趣地說：“噢，志願軍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。你們的敵人是這座正在綠化的岡子，一下子就給它剃了個光頭——光禿禿的，多能干的小理髮師！”

孩子們明白自己干出了怎樣不體面的事情，就象滾圓的皮球泄了氣似的，個個低着頭不吭聲。

趙大保心裡更加難受。可是他愛面子，沒當場承認錯誤，卻啞着嗓子，喊一聲“解散！”聲音裡頭充滿着懊惱。

孩子們垂頭喪氣地一個又一個地溜下了岡子，一剎那都走得不見了。

星期六的傍晚，西山上空的晚霞，紅得象一片火燒云。

隔着两丈多寬的清水渠两边，騰起了一陣吶喊的战斗声。渠里头不时濺起大朵小朵的水花，有时还激起一支两支的水柱来。石子、磚头、泥块，象雨点般地掉落在水渠里，“卜冬！卜冬！”仿佛擂着虎皮大鼓。

双方势均力敌，不分勝負。只要有一方的“炮火”猛烈一些，对方就躲到麦田里去，可是一会儿又冲出来，狠狠地还击。

这场战争多么激烈啊！

赵大保臉上又是汗，又是泥，眉毛、眼睛都分不出来。可是他，很勇敢，也很鎮靜，一边作战，一边在观察陣地和形势。

他发出命令来了。“子弹集中向右边扔！压住他們左翼的炮火，准备冲过桥去肉搏！”

于是“飞虎队”的小战士们大喊起来：

“重炮猛攻，扔大一点儿的磚头！”

“机关枪手快速射击，泥丸子猛擲过去！”

赵大保看准了机会，拔出指揮刀一指。“孙奎，我命令你，带着一班战士留在这儿打掩护；我带着錢福和二班战士，冲过桥去。”

水渠北岸突然响起一片“冲啊！……冲啊！……”的喊声，战士们举起棍棒，飞快地冲过桥去。

南岸的“野猪队”一看势头不对，心就慌了，一哄地向田野里乱逃、乱窜，大队长胡学武喝也喝不住。

“飞虎队”猛冲过桥，却在一棵老柳树旁突然停住了。

树后面閃出一个高个儿，穿着綠呢制服，帽檐上閃亮着金边紅星的帽徽，肩章上鑲着三顆耀眼的金星，胸前挂着两枚勳章，脚上套着一双烏黑发光的长統皮靴，又威严，又和气的上校同志。

带头冲鋒的赵大保，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一看到他，挺不好意思，冲又不好，退又不能，躲也躲不了，窘极啦。

上校同志倒陪着笑脸，先开口了。“噢，大队长，你和你的部队都好！”

赵大保看看自己，看看跟在他后面的战士，都脏得象从水沟里打撈起来的泥人儿模样，羞得手脚都沒处摆。

忽然一块不大不小的泥块飞过来，正打在上校同志干淨又笔挺的綠呢制服上，留下了个污泥印子。

赵大保更加侷促不安了。“叔叔，很对不起，扔着您了。”

“噢，沒关系。战场上总是有流彈的。”上校同志若无其事地連灰土彈也不撣一下。“它又不长着眼睛！”

孩子們給逗得“哈哈！呵呵！”地笑了一陣子。

赵大保心里头也輕松起来，眯着小眼睛，嘴角歪在一边。

上校同志又要考考这个大队长了。“噢，你們这一次打的又是什么仗？”

赵大保滴溜溜地轉着眼珠，望着上校同志高大的身影，抬起了头，竭力地想着，总算又給他找到了答案。“夺取瀘定桥，强渡

大渡河。”

“噢，又是一次漂亮的胜仗！”

躲在麦田里打掩护的孙奎和第一班战士，往渠里扔去了磚、石、泥块，笑嘻嘻地从桥上跑过来了。

“噢，班长也来了。——你們可知道当时的紅軍为什么要夺取瀘定桥，强渡大渡河？”

孩子們爭先恐后地嚷起来。

“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！”

“要北上过雪山，草原！”

“繞道到陝北去会师！”

.....

大队长有些生气了，严厉地喊了一声：“紀律！”

战士們頓時寂靜无声。

“噢，你們有的只說对一半，有的可說对了，是为了革命，要解放全中国。”上校同志慢条斯理地問：“可是为什么要鬧革命？”

这一回孩子們不再乱嚷了，眼巴巴地望着他們的大队长。

赵大保想了想說：“要使全中国人民生活幸福。”

“噢，那么，現在人民生活幸福了沒有？”上校同志追問下去。

大队长回头来看了看他的战士們，意思是說你們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見。

“解放前我哥哥讀不起書；現在我念小学，弟弟上幼儿园，小妹妹进了托儿所。”孙奎老老实实在說。

“李家庄上六十七岁的李老爷爷，没男没女，进了敬老院，有吃有喝，有穿有住，脸上红红的，身上胖胖的。”李小根嘴巴多灵利。

“人民公社成立了，大伙儿保证人人都有饭吃！”钱福末了一句话说得特别响。

.....

上校同志点点头。“噢，这么说，红军夺取泸定桥，强渡大渡河，是真正的胜利？”

“是，”赵大保响亮地答应着。“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！”

“噢，你们的呢？”上校同志指着清水渠，“请瞧吧！”

孩子们回头一望，原来碧清的清水渠，现在却浑浊不堪。

“噢，红军打击的是反动派，你们打击的是谁？”上校同志接下去问：“难道说你们只是打了‘野猪队’吗？”

大伙儿又都低着头，不吭气了。

“你们可记得去年冬季，天寒地冻，土比石头还硬，挖这条渠的时候，刮风，下雪，多么艰苦！可是你们却忍心用砖、石、泥块把它填起来！”

水渠里的流水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，似乎也在控诉着这些顽皮的孩子。

好几个小战士激动得用袖口揩着眼睛。

赵大保比大家更难受，羞得满脸通红，像个舞台上的关公，可是他没有淌眼泪，却发出了倔强的声音：“解散！”

孩子們象一群飛倦了回窩去的鳥，渾身沒了勁兒。

趙大保拖着疲乏的兩條腿，腰間搖晃着濺滿了泥漿的指揮刀，蹣跚地跑過了橋，直向土岡子那邊走去。

他边走着，邊想着：“親愛的上校叔叔啊，您的每句話都說得對，說到我心里了。可是‘野豬隊’實在可惡！如果他們這回不來偷走咱們堆在樹林里的草肥，不會打這一仗的。……”

隔了十幾天，那天正是星期日，中午時候，在新鎮曙光小學旁邊的南小街上，“飛虎隊”和“野豬隊”又打起仗來了。

這一次打的是“巷戰”，短兵相接，顯得非常激烈。

“野豬隊”雖然連吃敗仗，卻並不甘心，不時要去偷襲“飛虎隊”。前些日子偷走了草肥，昨晚上又去摘了枇杷。“飛虎隊”戰士們恨得牙齦痒痒的，本來已經和好了，說定以清水渠為界，互不侵犯。現在又沖過橋去，追擊到“野豬隊”他們的學校旁邊了。

錢福拾起一個小卵石，瞄準着“野豬隊”的大隊長胡學武，一聲“照鏢！”飛也似地扔了出去。

只听得“豁朗朗！”一响，不知是办公室里的，还是教室里的玻璃窗給打碎了。接着，又听得有人边嚷着，边奔出来。“哎哟！誰打碎了咱学校的玻璃窗？”

孩子們大吃一驚，知道闖下了禍，就四散溜走了。

趙大保看自己的戰士都走光了，才最後一個撒腿跑，在牆角拐弯地方，一頭撞到人家的怀里，抬頭一看，不由得楞住了。

从墙角轉弯过来的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高个儿，穿着綠呢制服，帽檐上閃亮着金边紅星的帽徽，肩章上鑲着三顆耀眼的金星，胸前挂着兩枚勳章，脚上套着一双烏黑发光的长統皮靴的上校同志。

赵大保十分懊恼。“真走运啦，碰得多凑巧！”

上校同志摸了摸他的头。“噢，是你！撞痛了沒有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，”赵大保边回答，边慌慌忙忙地要走。

上校同志一只有力的左手，偏偏拉住了他，并且亲热地、和气地問：“你們还没有和好？”

“和好了……”赵大保的声音哽在喉嚨里低到几乎听不出来。

“噢，那为什么又打起来了呢？”

赵大保慢慢地抬起头来，閃出委屈的眼光。“您問他們去。”

忽然学校里的勤务員赶过来了，一边伸着脖子东張張，西望望，一边大声嚷着：“喂，誰砸碎了玻璃窗？別一股勁儿溜啊！”

赵大保想了想，轉过身来冲着勤务員。“叔叔，玻璃窗是我們砸碎的。我負責！”

勤务員睜大了眼睛，呆看着这个长得象小野牛样的孩子。

上校同志插进来說：“噢，损坏公物，應該賠償。这笔錢等会儿我就送来給你們校长。”

勤务員轉过头来一看是位上校同志，忙点了点头。“好吧，就这样办。”

赵大保感动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，先行了个敬礼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叔叔，我们用‘飞虎队’的光荣称号，保证以生产劳动来还您这笔钱。”

“噢，这个，可不必放在心上。”上校同志又用和善的眼光望了望赵大保，很诚恳地说：“我说你们和好了吧！”

赵大保没有说不和，也没有答应说和，只用感谢的眼光，看了看上校同志，低着头走了。

上校同志望着他结实的背影，笑了笑说：“这小家伙脾气很倔，但是很可爱。”

星期六下午，“赛诗会”完了以后，赵大保背上书包，正准备回家，在走廊上劈面遇见了班主任沈老师。

“喂，赵大保，我正找你呢。”

“老师，有什么事情？”

沈老师没说别的，只说：“你跟我来吧。”

赵大保一跨进办公室，就有一位陌生的女教师，笑盈盈地迎上来了。

